

摆事实让人们正视真相 以正念清除败坏的观念

北美大法学员

师父在讲法与经文中一再强调讲清真相的重要性，并告诉我们讲清真相不是简单的事情。

有一次去约见一位人权律师，因为是想请对方帮我们立案起诉邪恶，因此材料准备得比较充份，将国内学员受到的迫害加以分类，每一类都有具体的例子。尽管对方开始就说已经知道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但接下来却静静地听我们讲了至少一个小时。这位律师最后吃惊地说：“我还以为我已经知道了呢，但绝没想到有这么严重。”

最吃惊的还是我们。这位律师是专门做人权方面的工作的，如果他都不知道，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以后又多次碰到这样的情况。议员、记者、普通人，他们或许从报纸电视中或多或少的听到过一些法轮功学员受到人权迫害的一般报导，然而，具体的情况，迫害的严重，邪恶的程度，他们并不真的知道。

我们渐渐认识到要告诉人们迫害的具体事实，而不仅仅是一些数字；不能满足于人们说“我们听说了”，而是要让人们真正知道迫害的事实真相。我们意识到，当人们还在不停地问“为什么中国政府要镇压法轮功”，那就是他们还不知道迫害的程度与范围。因为，当真正看到了惨绝人寰的浩劫时，世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立即帮助制止而不需要问为什么的。

我们开始将迫害的案例分类整理出来，又选择了一些典型的迫害案例编辑成“法轮功报告”。这个过程使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真相，许多参与整理工作的学员也被震惊了，真正知道了为什么师父说这场迫害是史无前例的，是最邪恶的。而对真相的更深的了解也使我们能更好地讲清真相。

“法轮功报告”以详实的案例，触目惊心的真相照片，对我们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期间讲清真相起到了很大作用。先后运到的几百本在几天之内就发放完了，而且我们注意到，很多人拿到书后马上就翻看起来，甚至有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员还来找我们多要几本给他们的同事看。

同时，与会的法轮功学员在各种人权报告会上作了大量的发言。由于对具体案例很熟悉，这些发言言之有物，针对性强，有说服力，明显给与会者留下了印象。不少人跟我们说，法轮功这次来的人特别多。实际上，当时更多的人在德国近距离发正念，在联合国的学员就七八个人。还有很多人看完书后特意找到学员们说：“我们就想告诉你们，这书编得很好，印得很好，你们就应该多引起人们的注意。”

“法轮功报告”在对各国各级政府讲真相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一位参议员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一直比较暧昧。我们将“法轮功报告”送到这位参议员的办公室，接待我们的助理翻阅了报告，又仔细询问了我们如何接收整理这些案件之后，两次跟我们说：“我不知怎样才能告诉你把这些迫害案件整理归档的重要性，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我们办公室就有根据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也许是遁词，但我们能将事实越清楚地摆到他们面前，也是给他们越好的机会。

加州一名议员助理看了“法轮功报告”之后，主动和当地学员联系，希望帮助我们展开这方面的工作。就象一位美国人说的：如果你们能让美国大众真正知道这些迫害，他们一定会来帮助你们的。

是的，他们一定会的，毕竟大多数人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得法而来的。人在迷中，对从未知道过的大法有所疑问是正常的。可是，有一些提问却明显超过了疑问的范畴，完全是败坏了的，是出于对大法的误解甚至是敌视的。而这只能是旧势力或邪恶强加的。对于疑问，我们应该耐心解答，而对于带有败坏观念甚至是邪恶观念的提问，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破除邪恶的观念，这才是对人负责，这才是真正为别人好。

记得有一次在电台的脱口秀节目介绍法轮功，打进来一个电话，语气很冲地说：“如果法轮功象你说的那么好，政府怎么会镇压？”很明显，这个人其实不是想问为什么江泽民集团要迫害法轮功，而是想用镇压来说明法轮功不好。这不是败坏吗？如果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都等于首先承认了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这个败坏以至邪恶的问题，于是我说：“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是不是受到政府镇压不是判断好坏的标准，从来就没有是过。”

当然有很多人不一定是带着明显的恶意来的，但是对于其中带有的败坏观念也是要帮他去掉的。国内亲友来探访，虽然不直接反对大法，却明显带有邪恶宣传造成的偏见：“说法轮功是某某教肯定是过份了，但是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去天安门，在家偷偷炼谁会管你呀？”我回答说：“就因为我们正，我们才要光明正大地争取我们的权利。你看过哪个邪教敢公开炼的，那才躲起来呢。”他们又问我：“但你们到处去讲，把中国的事情弄到世界上去，这对中国的形象总不好吧？”我反问：“那中国政府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做得是好事，还怕人讲吗？如果做的是坏事，不去讲做坏事的人，反而指责受害者，合理吗？”道理讲到了这么浅显的地步，不明白也难。

即使是我们希望得到支持的官员、媒体、其他团体，当遇到带有败坏观念的问题和看法时，不把这些败坏观念去掉，对方也很难真正发自内心地支持我们的。今年初西方学员去中国讲真相遭到无礼对待，回来后去见一位资深的国会议员。当我们学员讲到恶警冲过来逮捕他时，他想尽力跑开时，议员助理竟然脱口而说在美国那就是拒捕，是违法的，你们在别的国家也应该守法。这位助手是一直参与我们一些支持大法活动的。一位学员立刻认识应该纠正她背后的败坏观念，因而告诉她：“这场迫害才是违反中国宪法的，许多法轮功学员只不过是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却被警察抓走后活活打死，有一名女学员甚至在天安门广场被当场踢死”。这位助理马上脸红了，并向我们道歉说她说得不对。

相对于一般人，如果记者带有败坏的观念去写报导，那么牵涉的就不仅仅是他自己了。当然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一两次接受采访就能改变的，但是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就要注意去纠正，因那是为更多的人负责。去年七·二，有好几个记者采访。其中一个问是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受到威胁了才镇压法轮功。我告诉她，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两年了，千百万法轮功学员受到极端的不公与迫害，却没有任何一起暴力行为。这个事实已经足以说明法轮功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的威胁。希望媒体不要再传播‘感到威胁’这种解释，因为那客观上是在替江泽民集团的暴力解脱。”这个记者马上说“讲得好”，并在第二天的报导中登了出来。另有一个记者想以“法轮功和中国政府的较量”为题来作文章，这又是败坏的观念在起作用，我立刻严肃地纠正她：“你这个提法是不成立的。对于这场迫害，法轮功从一开始就是呼吁和平对话，根本不存在对立较量的问题。而且我们是被迫害的。把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等同起来，描述成篮球场上对等的双方，把酷刑、造谣与呼吁世界关注描写成取胜的手段，也许是引人注目的一种写作技巧，却抹杀了正义与邪恶的道义界限。”这位记者后来还是写了一篇负面文章，但另一位记者却把上面那段话正面地报导了出来。

我个人理解，以正念清除带有败坏观念的提问，不是不友善，而是真正的慈悲。如果眼看着常人被败坏的观念控制着，却为了自己表面的友善而不去纠正，那才是纵容败坏，滋长邪魔。当然我们的语气口气还是平和友善的，这其中的区别并不难掌握。

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告诉我们：“使全世界的人都觉醒了，都知道了这场迫害的邪恶，谁也不去随从它，都在抵制它，那邪恶还能支撑下去吗？”我们离这个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师父在《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还告诉我们：“表现上我们求得世人对大法的支持，这是在人这儿表现出来的世人那一面想法，而在另外一面它是反过来的。谁给予大法支持，从正面宣扬了大法，他就是给自己未来开创了生命存在和未来得法奠定基础。”真正慈悲于众生，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发出了多少资料，得到了多少褒奖，而是要真正让人看到真相。真正慈悲于众生，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技巧地回答了对方的问题，而是要正念清除其败坏的观念。要真正做到这些，我们还任重而道远。以上和大家交流的经验，只是不多的几次还算成功的例子，更多的时候还是挫折与不足。

前不久和一位从一开始就很支持我们的一位国会议员办公室联系，他的首席助理对我们说：“我们支持的只是你们的权利，你们的人权。但这不等同于我们支持法轮功。我们的立场是，就算你们习炼的是某某教，也不应该被暴力镇压。”这很值得我们思考。支持我们的权利当然好，但当对方对我们还有疑问，甚至是根本性的疑问时，他们对我们能支持到什么程度？能给我们真正的支持吗？那么从另外一面来考虑，在这场迫害中他们如何能正确的摆放好他们的位置呢？

最后用师父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